小腆紀年

小腆紀年附攷卷第十六

前翰林院檢討加詹事府贊善銜六合徐鼒

己丑我

大清順治六年春正月明永歷三年魯監國四年

庚申朔明桂王在肇慶府大雷雨風雹免朝賀

明監國魯王次福甯之沙埕

丁卯李成棟殺明宣忠伯王承恩

承恩大興人世襲錦衣指揮建陽之使彭鳴京願爲之用田闕有衆數千亦願隨之成棟聞之忌且怒是日相遇於英德舟中邀之讙飲夜闌佯醉卽席殺之

李成棟殺明大學士朱由樓

由欎宗室子崇禎壬午舉人爲廣東教諭丙戌充鄉試同考官歷官翰林院侍讀入閣出自王命成棟誣以他事捕繫獄中殺之

徐鼒曰不曰明李成棟殺某某何不與其爲明臣也絕之於明則專殺之罪無庸誅矣

壬申明大學士朱天麟罷召黃士俊何吾騶入閣

大兵之未入廣西也陳邦傅嘗通款於我大清以是爲李成棟所輕邦傅又以潯慶南太四郡未經薙髮自佟爲功故袁彭年李元胤尤惡之科道諸臣希二人意以攻擊邦傅爲事給事中金堡尤力嘗劾邦傅十可斬焉吉翔龐天壽嚴起恒王化澄並與[illegible]吉翔氣燄方張至是

煩懼盡謝諸務化澄起恆並疏乞休由是堡直聲大振諸
輕剽喜事者自元胤彭年以下少詹事劉湘客給事中丁
時魁蒙正發咸與交懽湘客通文墨由薦舉入仕受知於
瞿式耜貪狡多智時魁輩動必咨之時魁起家進士官而
好利堡肅貧衣食皆資二人故稱莫逆交正發依倚諸人
聽受指揮而皆以元胤爲歸故當時有假山圖五虎號假
山圖者繪假山一座朝官數百人有首藏者肩負而手托
者仰望遠聽指點而話言者驚恐退避兩手掩耳而疾走
者又謂之假虎邱以彭年爲虎頭時魁爲虎尾正發爲虎
喉湘客爲虎皮堡最可畏爲虎牙堡與時魁等相繼攻起
恆吉翔夭壽無已太妃召天麟面諭曰武岡之危賴吉翔

左右之令擬旨嚴責堡等天麟爲兩解之卒未嘗罪言者而彭年輩怒不止然是時黨分吳楚兩局彭年等爲楚黨既結元眉以自固而天麟暨起恒化澄督師堵胤錫吏部尚書晏清戶部尚書吳貞毓給事中張孝起吳其靁洪士彭等自恃爲廣西扈從舊臣詆反正諸臣爲吳黨亦內結馬吉翔外結陳邦傅所謂吳黨也王知羣臣水火甚令盟於太廟然黨益固不可解邦傅怨堡因疏言皇上兩三年流離顛沛今日卽次稍安何議論紛紛若是堡謂臣無將無兵請卽令監臣軍觀臣十萬鐵騎且堡昔官臨清曾降賊汚僞命疏入天麟拱几笑曰道隱罵人今亦遭人罵逆因擬旨金堡辛苦何來實所未悉所謂監軍可卽集

議蓋用杜甫辛苦賊中來語堅固未嘗降賊見之大悲憤
時魁即鼓言官十六人於是日晨詣閣詆天麟曰堅論邦
傅即令之監其軍若請其頭亦即與邪相與登殿陛大譁
曰吾輩不復仕矣棄袍服擲印庭中白衣冠聯袂出王方
坐後殿與太僕馬光追敘五年前永州被難事聞之大驚
兩手交戰茶傾於衣急命天麟取還所擬旨諭諸臣供職
天麟即日辭位慰留再三不可陛辭叩頭泣王亦泣曰卿
去予益孤矣時魁等論之不已乃并其弟大行人天鳳子
御史日生中書月生皆坐斥天麟既去召舊輔黃士俊何
吾騶入直吾騶尋罷化澄亦去王復召天麟力辭不赴上
言今國勢累卵路人皆知而建言者絕不問一人一事補

頭以爭曰我古遺直也今而後請勿以四方無利害者執為極重大事主上為社稷憂則憂之其言蓋為堡等發也

戊寅我

大清兵克南昌金聲桓王得仁伏誅明前大學士姜曰廣死之

初聲桓得仁之主堅壁也恃粵師之為援耳而書記所草乞師表但陳勝狀不告急比聞江事危王命李赤心由吉安李成棟再出庾嶺赤心逗留不進成棟軍亦屢挫不敢踰梅關南昌糧盡斗米需八十金人相食乃盡出居民

王師知城中無足忌遂以餘暇分收郡縣正月大雨連旬城多壞聲桓部將湯執中守進賢門約內應

王師乃佯攻得勝門礮聲震二百里聲桓得仁齊赴救而奇兵

已從進賢門梯疊以登城遂附聲桓自投於城之東湖死朱奎光劉一鵬郭天才巷戰死得仁短兵突得勝門三出三入已而被獲磔殺之曰廣賦絶命詩六章投譔家池死一家從死者三十餘人方曰廣之初應聲桓得仁之請也邀隱士漢儒裔與俱力辭旣受事又邀之乃入謁曰廣問事當若何不答固問之則曰明之所以亡天下者非左與闖邪金則左孽王乃闖枝公與侯安所投之哉十月間年號兩易名雖歸明實叛

清耳今擅除爵殺人兗刑機若明有主而不待命是僭也若不奉隆永而爲之是僞也僭與僞春秋所不許而公與之同事後世且以公爲何如人今兩人內相猜忌公能親於建

武之於豫國乎能則攬其兵權退稱舊輔縞素待罪以告天下令其懟而聽我不能則引身而退歸耕淪水之陽毋從叛亂夫人居美名天道所忌也日廣沈吟無以答在圍城中徘徊太息思其言而悔不能用也

臣蘄曰日廣持躬端正非撥亂才識者見金王舉事不成因以咎日廣之不智嗟乎國事去矣忠臣之誼苟有其會則且幾於萬一豈暇計及他識哉乎全祖望之言曰當金王突起託名故國奉迎舊輔而謂可以扃戶而力拒之乎拒之且立死矣是時之死則甚無名此日廣之所以不得不出也既出則烏得不死君子悲其志而不必苛其事與功也

庚辰我

大清兵入湘潭明督師定興侯武英殿大學士何騰蛟死之

騰蛟駐衡州聞李赤心之乘常德東走也大駭檄馬進忠由益陽至長沙與諸將會師進取而親詣忠貞營邀赤心入衡州部下將士慮為赤心所襲不護行止攜吏卒三十人往赤心已東尾之行進忠方奉檄進發聞督師輕身往大駭遣部將宣威伯楊某追護之騰蛟至湘潭則赤心已不宿去矣湘潭空城也降將徐勇輕騎偵知督師一人在焉率兵徑入勇舊隸騰蛟麾下卒衆羅拜勸降騰蛟大罵遂擁之去既去而楊某始至急入求督師凡七出七入最後出至橋遇伏兵矢中其吭自擲橋下以死騰蛟絕粒七

日不死乃見殺事聞王哀悼甚至賜祭九壇贈中湘王謚
忠烈其子文瑞以蔭官僉都御史相傳騰蛟所居有神魚
井井故無魚騰蛟生魚忽滿井既死井復空黎平人猶能
言其處也同時死者有在籍推官周侯（攷日本沅湘耆舊集）

丁亥明定隨侯趙榮貴與我
大清兵戰於龍安柏略口敗績死之（攷[illegible]元者偽王朱森毅拔世系無森字）

我
大清兵克舒城潛山諸寨明侯應龍等死之
應龍與張國谷王國士等有衆萬餘人佩義勝將軍印與
王爐台攻霍山不下退取舒城潛山已而自劉家園出攻
獅子寨及南關拔之營於官家渡又移劉將軍寨是月

王師會剿寨破俱死之
二月庚寅朔明張先壁攻辰州不克
甲午我
天清兵復取明撫州
乙未我
大清兵復取明建昌
甲寅我
大清兵復取明長沙
乙卯李成棟之兵潰於信豐渡水溺死
成棟踰嶺攻贛州爲守將高進庫所敗退駐信豐
王師鼓行而前諸將欲拔營歸成棟不可是日四更時發火器

手三百人命之曰遇敵則發礮我爲後應時天久雨發礮不然三百人皆殲成棟不聞礮聲謂火器軍已往也披甲坐城樓上召諸將議事則去者已大半矣因慷慨欷歔呼巨觥痛飲誓死城上俄而

王師突至左右挽之上馬渡河三日後見有擐甲抱鞍植立水中者始知成棟死也事聞舉朝大駭有冒雨逃者

明揭重熙傳鼎銓與

大清兵戰於程鄉敗績

重熙至肇慶拜兵部尚書兼右副都御史總督江西亦擢鼎銓兵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令同援南昌至則聲桓已滅遇

王師於程鄉大敗監軍棲洪戰歿重熙身中三矢僅免

三月丙寅明以杜永和爲兩廣總督守廣州

永和河南人李成棟之中軍也成棟敗永和挈印先歸諸將亦有全軍返者王命戎政侍郎劉遠生慰勞之永和垂餌諸將推爲留後乃命爲總督代領成棟軍駐廣州加羅成耀巡撫衛守南雄

明贈何騰蛟中湘王謚忠烈李成棟甯夏王金聲桓南昌王設壇祭之

明賜瞿式耜彤弓鐵鉞督視江楚各省軍馬

公卿集政事堂議所以代騰蛟者僉曰瞿留守望尊德鉅足以折制諸將王是之賜式耜彤弓鐵鉞永實鄂岳上下

三軍之任行間者生殺予奪惟命式耜辭不獲乃建元帥旗鼓申號令疏請兵科給事中吳其靁爲監軍凡一才一藝之士收入幕府謂遡足而至者非懷忠抱義之人亦亂世取功名之士人之歲月精神不用之於正則用之於邪安可驅爲他人用哉故士以桂林爲稷下焉

明李赤心之兵潰於茶陵大掠衡永郴桂走廣西

明堵胤錫以胡一青趙印選兵守衡州

明黃毓祺被執至江甯不屈死之

毓祺之起兵行塘也爲監國授以兵部尚書敕印隆武帝亦遙授爲浙直軍門得私署官屬毓祺僞爲卜者與偕熟武舉許彥達遊通州土湖蕩橋之薛經周家凡游擊參將

自海上來見者雖滿婁及入謁則青衣垂手衆疑之將起義遣江陰徐摩致書錢謙益措銀五千用巡撫印鈐之謙益知其事必敗卻之持空函返摩之友人徽州江純一謂摩返必挾重貲發之可得厚利詣營告變毓祺遂與彥達鐵樹同就江甯獄江以南所謂故赦之獄也毓祺餘筆書供曰道重君親教先忠孝避禪已久豈有宦情義憤激中情不容已明主嘉誠遣使授職招賢選士分所應然哀憤曠官死有餘辜謹抱印待終附子卿之義獄成將刑門人鄧大臨告之期命取襲衣自斂趺足而逝當事戮其屍大臨曠之歸葬變服爲黃冠去大臨字西起常熟人是獄也江南人士多死謙益以哀籲問官開脫獲免焉彼口毓祺有小遊仙

詩云大麥誅分醜與妍白楊風起總悲然飄祿無用從人剖賢爲能明苦自煎桂折蘭摧誠短景蕭敷艾蕪豈長年歸逆不向虛無覓朽骨徒爲蔓草纏爲愁草盛稱苗稀日葬餘有荷鍤歸何處先生多好好此中居上故非井肥魚不肯饑蝦瘦飽鶴偏能笑鶴饞蕭請蒙牀齊物論役空白月冷侵衣散髮人間汗漫遊風吹白日忽河流洶沙慣嫩斜飛燕孔雀偏逢觥觸牛鄉里小兒朝拜相江湖暴容夜封侯神仙赤舌如飛電開口舒光笑不休擬中詈任他人覽積鼻禪從甚處懸惟有丹心堅自髮忍能鑿破化爲團最無根蒂是人羣會合眞成偶衝交沙際鶩鷗常夜泛風前落葉故紛紛掉頭東海臨烟霧相指西園散雨雲況復炎涼堪絶倒覊藤愁殺故將頃前年世事奔棋枰冷眼當觀局變更烏喙只堪同患難辭愈類與共升平遙空自有戰鷹呼古路骨無收冤橫爲報斬慮并宋鵠只今公等圓當京鱗祺在獄每章自註之凡付鄧大臨他詩皆不傳

我

大清兵復取明甯德

明朱成功屯兵分水關

成功招黃廷洪政守漳浦之羅山嶺柯宸樞守盤陀嶺自統兵下詔安屯分水關總兵郝尙久者李成棟之健將也東任重虎於潮州命尙久襲而代之反正後封新泰伯尙久遲疑觀望成功命楊乾生齎書往拒不納成功怒欲攻之黃海曰潮州有備急則難取且旁掠諸邑以綴其心反而擊之一鼓可得也乃分兵擊張禮於達濠霞美二寨命部將黃山從靖海破惠來縣海澄有陳斌者號大巴掌嘗爲仇人所圍負三歲子斧城門而出衆不敢近至是亦來歸成功授爲後勁鎭

明揭重熙傅鼎銓復以兵入江西

程鄉之敗諸軍皆散時金王故將張自盛洪國玉曹大鎬

李安民有衆數萬出沒閩粵山林所謂張洪曹李四營也聞重熙奉命總督江西爭來歸兵大集駐甯都石城間鼎銓亦馳檄浙東有徐孝伯者引軍來會駐徐埠

夏四月　太白入月（攻日陽秋以爲初五日事）

明堵胤錫與

大清兵戰於衡州之草橋敗績走龍虎關尋走梧州

李赤心之衆既潰胤錫乃與胡一青守衡州

王師攻之胤錫陣於草橋自辰至酉斬殺相當忽

王師以輕兵截出陣後衆遂潰胤錫退駐來陽旋報永興附從子正明死之全家遇害乃以數千騎退入龍虎關依守將曹志建宗室朱謀烈構之於志建曰堵公將召忠貞營圖

公也志建夜發兵圍之殺從卒千餘人眉錫及子逃入富川猺峒歷監軍僉事何圖復家間道走梧州圖復貲財富能撫集猺人志建誘殺之而志建銳卒亦盡喪不復能抗
王師惟守道州所屬縣而已志建甚悔之然無及矣

孫可望乞封王爵於明

可望即可旺也既據有雲南恥名不雅改之自稱平東王在籍御史任僎禮部主事方于宣倡議尊可望爲國主設內閣九卿六部科道官以僎爲吏兵二部尚書于宣爲翰林院編修製鹵簿定朝儀擬僞號爲後明以干支紀年改印篆九疊鑄錢文曰興朝通寶定國等亦號爲王賓四王府撤呈貢昆陽二城磚石爲之又毀民居萬餘間作演武

場收各路工技歸行伍隱然謀竊大號然定國輩猶狎視之遇事相抗可望謀之王尚禮乃說艾能奇劉文秀曰我兵雖多號令不一衆議以平東爲主若何能奇然之取日赴演武場定國先至放礮升帥字旗可望詣之尚禮請責旗鼓官定國怒曰我與汝兄弟耳何如是衆力解之可望登座曰欲我爲主必杖定國百棍乃可否則軍法不能行何以約束諸將定國愈喧鬨白文選抱持之曰請免受責以成好事一決裂則我輩必各散爲人所乘矣尚禮等亦力持之遂杖五十可望復相抱哭令取沙定洲自贖定國心銜之念兄事久造次未可發難輒領所部兵馳至普洱會定洲回兵攻沙氏之屬數百人剝其皮號令通衢黔國公

沐天波具禮謝吾仇滇人亦咸稱快焉定國既并蠻部聲勢益強可望不能制獨霸之念於是乎沮慨然曰我輩汗馬二十年破壞天下張李究無寸土而
清享漁人之利甚無謂也我當挈天下還之明朝一雪此恥耳又聞李赤心李成棟並加封爵念同輩不相下得朝命加王封庶可相制楊畏知嘉其革面也因而慫恿之四川巡撫錢邦芑亦以書來招（攷曰錢邦芑招孫可望書稱可望爲老先生詞意亦冗雜無足錄蓋忍垢含尤之衆雖措辭耳）可望大喜謂差官王顯曰何敢自外封我爲王我舉全滇歸朝廷矣邦芑復以書謂本朝無異姓封王者而具疏稱可望歸順可望乃遣畏知及故兵部郎中龔彝赴肇慶進表請王封給事中金堡七疏爭之謂三百年

來無異姓封王例祖宗定制不可壞嚴起恆文安之皆主之畏知疏曰國事危矣不及此時以虛名爲招徠而竟自樹強敵乎且可望固盜之渠也鼎者屠毒海內廟社淩夷今一旦投誠向義豈朝廷威德所能制蓋列聖神靈陰以啓之也倘因其來而明示以異等之恩彼必踴躍聽命庶幾收用於萬一奈何信及一二腐儒坐失大計夫法有因革勢有變通今土宇非昔百務俱隳而獨於區區封議必欲執舊法以繩之耶宗室朱議泥劾堅把持誤國畏知又曰朱君亦謬矣給事以祖制爭之使滇知朝廷有人皇上破格封之使滇知爲朝廷特恩畏威懷德不更兩得乎既而貴陽鎮皮熊遵義鎮王祥亦疏言不可封議久不決畏

知曰可望欲權出劉李上耳令皆之上公而卑劉李爲侯可也乃議封可望景國公賜名朝宗文秀定國皆列侯令大理卿趙昱爲使加畏知兵部尚書龔彝兵部侍郎同銜命入滇焉攷日行在陽秋諸書皆云可望遣龔彝之弟龔鼎楊可仕等六人詣肇慶獻南金三十兩琥珀四塊馬四匹陵書末封云先秦王蕩平中土不謂自成化順王步旋發孤守滇南悟達先志王繩父爵國繼先秦云云錢邦芑復可望書且今日之勤敵非直我明朝之患令先人曾破大難云云其所假託之先人不可考矣畏知之使在前龔鼎楊可仕之使亦同時先後事載筆者各就見聞錄之非有舛也

我

大清兵克福安明督兵部尚書東閣大學士劉中藻死之

中藻與鄭彩交惡

王師乘之中藻善守所殺傷四五千人

王師乃掘壕樹柵以困之城中求戰不得自戊子冬十月至於是月食盡中藻知必陷冠帶坐堂上爲文自祭吞金屑死於是閩地盡失矣同死可紀者兵科給事中錢肅範肅樂弟也邑舉人連邦琪繆士珦方德新貢生郭邦雍陳瀚迅幕友甌甯呂天貺部將盧某董世上張先皆同日死中藻子諸生思沛聞父死曰父死節子可不繼先志乎亦死或曰思沛即畫綱巾先生也攷曰福建續志福甯府志俱云思沛即世所稱畫綱巾先生而福安縣志謂思沛羈浦城獄中鬨中潰死曰父死節子可不繼先志乎亦死浦城縣志亦云然按畫綱巾先生死泰甯之杉津自另是一人

五月明以兵部侍郎張同敞總督軍務

同敞號別山大學士居正之曾孫也崇禎中以武廕補錦

衣改中書舍人奉命調兵雲南未復命而北都陷攜所懸牙牌徒步南奔妻許氏亦奉居正神主自江陵來遇於江西痛思宗之死服喪三年誓不仕南都陷走福建時隆武帝博求先朝舊臣宰臣以同敞言召見命之官力辭隆武帝曰此爾祖蔭今不受職此爵湮矣爾縱欲報先帝柰祖爵何爾文臣不當授武職強爲朕服錦衣官毋過辭未幾靖屑錫收降李赤心表至行在隆武帝謂同敞曰爾家世有名於楚今賊在楚地爲朕撫之汀州破依何騰蛟於武岡王以廷臣薦改翰林侍讀學士劉承胤忌之言翰林吏部督學必用甲科乃改尚寶卿武岡之變爲亂兵所掠避入黔中黔粤隔絕數月不聞行在消息川黔官紳議立榮

韓二藩同敞與錢邦芑鄭逢元楊喬然力爭之衆議乃沮戍了間道赴行在擢詹事府詹事瞿式耜薦其知兵得士心乃命以兵部侍郎兼翰林侍讀學士總督諸路軍馬同敞以忠義激勸將士每接戰輒躍馬爲諸將先或敗奔危坐不去諸將復還戰取勝年四十無子妻死蕭然一榻軍中以是服同敞

盜殺明兵部侍郎程峋

峋吉安進士崇禎末官蘇松糧道南都立大理寺卿鄭瑄薦峋才可大用適以爭葬事與鄉紳彭某相訐宏光帝命部臣覈議峋去官猶擁鄉勇三百人自隨以是不爲鄉里所容隆武帝授爲惠潮巡撫因盡室至粵西時行在猶不

知江西陷命峋齋勅趙李赤心往援赤心佯言
清兵已逼當亟入衛因自爲殿而以子女行裝托峋護之先行
界口守將張祥利其貲發礮斃峋而取之事聞以不戒軍
士誅其將領楊宏遠焉或曰李元胤惡峋召忠貞營入行
在使祥殺之
明趙印選胡一青王永祚以所部隸瞿式耜進印選開國公
一青興甯侯永祚甯遠伯
印選滇將也初與一青永祚出滇勤王抵江西而
師已下江浙遇我將高進庫襲其老營進庫家屬被殺忿戰
益力印選等敗走湖南依何騰蛟屢著戰功騰蛟死印選
等相謂曰閣部死軍新破不可復振將死封疆乎則吾無

封疆責將降乎則當日之出滇者謂何瞿留守仁慈好士可與共當一面盡往焉收殘卒萬餘人宵走桂林式耜大喜遣使郊迎請進 印選等爵令分守桂林全州是爲滇營

明焦璉殺其將趙興

興良將也然好剽使氣趙印選之衆部署不嚴所過多劫掠興惡而攻之殺滇兵四五人幾於大鬨式耜召璉詰之曰國家危在旦夕賴諸將協力同心豈容私鬬璉斬興以謝滇將卒得釋然死不以罪粵人惜之曰貴戰死興與劉起蛟相繼誅焦營從此弱矣

徐鼒曰瞿元錫云糾糾武夫公侯干城趙興是邪焦兵最弱戰輒大勝若平樂何管青劉將軍起蛟戰於虎山下首

級垂馬項纍纍如貫珠嗟乎此真將軍也獨曰將軍以戰死趙劉二將以細過誅魏雖不赦於東胥苟變見捐於食卵長城自壞鉅鹿徒思撫髀與元錫言之淚簌簌下也

六月己丑朔明袁彭年免

彭年倚李元胤勢張甚嘗論事王前語不遜王責以君臣之義彭年勃然曰倘去年此日惠國以鐵騎五千鼓行而西君臣之義安在王變色大惡之有涇縣張載述者以原任瀘溪知縣至行在久不得官伏闕疏彭年罪彭年氣沮會母死言於衆曰吾受恩深重何得苦守三年虛度歲月願丁艱不守制時太后亦惡之宣敕查丁艱不守制是何朝祖制彭年窘甚月餘乃去納富室生員李某妻爲妾寓

於佛山五虎之敗也彭年竟以丁艱獲免廣州破賦犒軍銀八百兩於我大帥泣訴當年之叛迫於李成棟乞降級投通判我大帥揮而出之

甲辰明諸肖錫朝於肇慶加文淵閣大學士封光化伯尋命督師梧州

肖錫時在梧州適王遣嚴起恒劉湘客安戢忠貞營至梧而赤心等已入賓橫二州乃載肖錫同肇慶十六日朝於行在給事中金堡劾以喪師失地面責其結李赤心為援張筵宴孫可望使者事且曰瀕與忠貞皆國仇也厥罪滔天莫宥何得與之昵肖錫失色徐曰我楸掌邊事如君言貴無功堡曰勞則有之功於何有肖錫由是大惡之肖黨

欲激李赤心東來以去之元胥知之大言曰吾輩爲北人時渠不來復廣東今反正渠來何爲敗曰東明關見鉄[illegible]李赤心行至德慶州發詔欲淸君側之惡行在大震命堵胥錫力解之乃止卽此時事而湖士之仇五虎者又交搆其間胥錫乃移書瞿式耜言奉王密救令與共圖元胥式耜復之曰我輩不力視封疆聽人梟牛而起數端外社稷福也胥錫無以答乃止王聞密救言頗不悅令胥錫督師梧州節制忠貞忠武忠開諸營故曰忠貞卽高李二家忠武卽馬進忠王進才張光萃牛萬才等忠開爲于大海李占春袁韜武大定王光興王友進王昌王祥等胥錫疏請措餉元胥不與惟布綸龍施二事而已王以胥錫哀得忠貞諸營心降敕封光化伯胥錫疏辭乃賜四代誥命以奬之

明督定西侯張名振復健跳所表迎監國魯王

初名振自閩還浙石浦已爲

大清所有以向有救黃斌卿之德乃入舟山依之鬱鬱不得志

松江提督吳勝兆之歸明也求援於舟山名振以所部赴約遇颶風盡喪其軍斌卿益侮之並說其部將阮進歸己名振乃復入閩招軍由南田復健跳所進亦棄斌卿復與之合時閩地盡失名振乃與進迎監國次健跳

秋七月明堵胤錫承制封孫可望爲平遼王可望不受

南甯密邇雲南可望之求册封也詔不允封號卽提兵殺出陳邦傅聞之大懼其部將武康伯胡執恭請先矯命封爲秦王邦傅乃鑄金爲印文曰秦王之寶填所給空敕令執恭齎往可望肅然就臣禮叩頭呼萬歲既聞朝議未決私

詰執恭執恭誣之曰此勅印乃太后與皇上在宮中密商私鑄者外廷諸臣實不知也可望雖知其僞然亦假其名以威衆廷臣交章劾邦傅朋錫疏曰可望割據西川盡有滇黔焉能禁其不自王今可望尙知請命當即降勅封之使恩出朝廷令彼縛胡執恭歸朝正法誅之則是賞罰之權憑不倒置不然是驅之爲變也首輔嚴起恒尙書吳貞毓侍郎楊鼎和給事中劉堯珍吳霖張載述堅持不可朋錫密疏曰廷臣謂異姓封王非祖制不當自可望變亂始持論良正然不爲今日言可望固逆獻養子凡逆獻滔天之惡與有力焉今姑取其歸正冀收其將來之用安可泥循爵之常法哉且可望已自稱平東王一旦封以公爵彼

必不樂受因而為逆謂天子威靈何謂天下事勢何也謂收其用而反損國體非良策也臣竊有一說於此臣謹按開國功臣徐達常遇春等俱食太廟稱六王皆進封也乞量封可望為二字王卽於敕書中明載舊制示破格沛恩而勉以中山開平之功如此可望必能感激用命揆之祖制亦無背謬國家今日於可望善收之則復有滇黔不善收之則增一敵國利害無兩立得失不再圖不可不熟慮也制曰可時遣昱奉景國公之敕如可望必不受過肖錫謀之肖錫曾賜些敕便宜行事乃鑄印封可望平遼王命楊畏知趙昱齎往可望駭不受曰我已得秦封畏知曰此僞也趙昱曰彼亦僞也所封實景國公敕印故在可望怒

下畏知執恭於獄稱泰王如故而演中臣民竊議其僞可

望亦恥之明年八月遣使至梧州問故馬吉翔請封爲激

江王使者曰非秦不敢復命起恆等力持之且請御所獄

金玉良馬曾勛國公高必正入朝召使者言本朝無異姓

封王例我破京師逼死先帝衆恩宥赦亦止公爵偁張氏

竊據一隅封上公足矣安冀王爵自今當與我同心報國

洗去賊名毋欺朝廷孱弱我兩家士馬足相當也又孜可

望書詞嚴義正使者唯唯退議遂寢未幾而有辛卯二月

南甯之變

徐鼒曰甚矣嚴起恆等之迂而愚也是時明之國勢十去

其九可望何所求於明何所畏於明而奉朔歸誠誠祇欲

乞一封號洗去賊名化莠爲良之機間不容髮皆肩錫之疏審時度勢曉鬯明白諸君子豈未之聞而拘文洗法聚訟紛紛哉其忠可憫其誤國亦良可恨矣明史謂肩錫爲矯詔者蓋拜表後便宜行之不俟朝命而劉湘客金堡諸人皆與肩錫爲難不惜詆排之明史亦沿其論而未深求也然則肩錫不嫌於專乎安危呼吸之間苟利社稷死生以之春秋所以予祭仲之行權也曰承制者私貸也

壬戌明監國魯王次健跳所

時鄭彩棄監國去隨扈者大學士沈宸荃劉沂春禮部尚書吳鍾巒兵部尚書李向中戶部侍郎孫延齡左副都御史任廷貴兵部職方司郎中朱養時戶部主事林瑛右僉

都御史張煌言每朔朝於水殿水殿者御舟之稱大者名
河艍即其頂爲朝房落日狂濤冠裳相對臣主艱難於斯
爲極

明自五月乙亥雨至於是月乙丑大水寒（攷日行在陽秋云六月乙丑按歷法六月無乙丑日）

明瞿式耜疏劾已革巡撫魯可藻不守制

初粵東反正可藻希冒功躐進列銜自署兩廣式耜劾其
違制奉旨革職可藻戀仕不解閫母喪猶墨縗從事式耜
再疏糾之

明遣內侍齎敕獎南雄守將閻可義誅副將楊大甫

副將楊大甫與李元胤不協燒營東下可義斷指自誓單

心始固大甫至行在元胤稱詔斬之

明焦璉趙印選遣兵圍永州

我

大清兵復取永甯州考曰行在陽秋誤作永州明胡一青退守榕江督師瞿

式耜檄一青進屯全州

明命廷臣集議兵餉於慈甯宮

時宮禁湫隘妃御不備每日宮膳限二十四金賞賚亦取

足焉王復不能節省有報捷謝恩者輒左顧曰賞銀十兩

故司禮監因泰夏國祥以偷日爲昔御營馬兵百人考曰御營

兵十營每營設總兵一副總兵六人參將四人官頭二人

官頭以下卜卒幾一人耳一營止十人十營止百人爲每

記王[illegible]則龐天壽揹對養之罪式耜檄胡一青出全

州民力窮竭誅割無衛王爲之廢食召廷臣議於慈甯宮

發餉萬兩

明晉封朱成功廣平公

壬午我

大清兵圍健跳所明魯蕩湖伯阮進救卻之

明監國魯王封王朝先爲平西伯

朝先翁洲人（攷曰或云朝先故土司以謫征塞上入內地）驍勇善戰初從張國

桂王鳴謙入海黃斌卿招之朝先以二艦渡橫水洋斌卿

標將朱玖陸偉以假迎劫之朝先跳水免妻子死焉既見

斌卿留之部下而不以事任鬱鬱不得志張名振解衣衣

之贈千金朝先心歸焉請於斌卿剳奉化之鹿頭鎭有衆

數千名振與阮進招之來歸封平西伯

明監國魯王封徐仁爵定南伯

仁爵魏國公徐宏基之從子也從監國於台州江上師潰從入海以扈從功封定南伯後從張名振攻崇明戰敗歿於海

八月明焦璉部將劉起蛟敗績於興安

初瞿式耜聞

王師漸逼檄趙印選出全州楊國棟焦璉分兵堵開州璉臥病陽朔其部將劉起蛟以全營疾趨興安深入重地敗績璉按軍法斬之式耜疏言起蛟貪功致敗法所不容然分兵驕將悍獨肎身先士卒一往不顧其忠義有足嘉者請以

其子襲職許之

明李乾德殺華陽伯楊展

袁韜武大定久駐重慶士卒饑乾德遣人說展與合兵因其餉展大喜誓爲兄弟徙韜屯犍爲大定屯青神而所求顧不甚遂又頻與李占春通問以銀萬兩米萬石餽之韜與大定愈不悅乾德亦怨展之遇己簡畧也詭稱介壽置宴飭席上取展首襲嘉定展子璟新以三百騎突圍走其妻陳氏指韜與大定罵曰爾窮來依我我先人處以縣邑資以多財何負於爾而圖之眞喪心犬彘也遂被殺攻日州之生員師正邦毋馮氏有姿袁武欲迫入營馮氏舉簪自刺死附志之展以武進士起家勞功冠諸將川東西之起兵者尙爲長城既死人心解體占春

率兵爲展報仇不勝而歸曹勛與展刎頸交亦默然而阻樊一鶴投書責乾德曰嘉陵峨眉間二三遺民不與獻忠之難者楊將軍力也背施忘好而取人杯酒之間天下其謂我何乾德笑以爲救時大計詎豎儒所知然蜀紳士無不切齒乾德者孫可望之再入蜀也亦訟楊展冤自是蜀事大壞矣

徐鼒曰特書何罪乾德也袁崇煥殺毛文龍而皮島亡孫傳庭殺賀人龍而潼關陷長城自壞覆轍相尋可爲太息痛恨哉夫宋文帝明君也而失之道濟張魏公良相也而失之曲端吾於乾德奚責焉

九月丁酉明晉定西侯張名振蕩湖伯阮進平西伯王朝先

合兵討黃斌卿誅之

翻城之獄斌卿泊舟桃花渡事敗甚悔其一出刻意爲保聚計限民年十五以上充鄉兵男子死妻不得守制田產入官年六十無子者收其田產別給口食又盡籍內地大戶田之在舟山者爲官田妄擬如土司法爲不侵不叛之島夷而已故不肯與海上義師相犄角名振朝先既以失歡去而妻孥在舟山未敢爲難也阮進在健跳軍飢恃其有保全舟山功以百艘告糴於斌卿不之應進亦怨之有黃大振者劫獲番船數萬全以餽斌卿不饜大振無以應逃入朝先營危言動之朝先遂與名振進議曰海上所恃惟滃洲稍大而斌卿負固不若共誅之則監國可駐軍名

振泣阻之不得遂傳檄進討斌卿遣將陸瑋朱玖禦之戰輒敗求救於安昌王恭樤大學士張肯堂上章待罪而迎監國以自贖名振將許之而瑋與玖背約出洋進疑斌卿逃縱兵大擊砍傷斌卿沈之水中

明瞿式耜誅亂將曾海虎

監軍御史毛壽敦者公安人御史毛羽健之子瞿式耜薦其有謀畧耐勞苦給敕印令監粵國公王進才鄂國公馬進忠軍務路經柳變為陳邦傅部將曾海虎所劫並印信詔敕一空式耜檄捉海虎置之法遠近稱快

我

大清兵克平陸山寨明右僉都御史甯夏巡撫李虞夔及其子

宏皆死之

是時姜瓖已伏誅萬練劉遷王永強先後敗死

王師至平陸山寨不守宏投崖死虞䕫奔陝西匿於其塔王甚

家尋被獲死

冬十月我

大清兵攻道州明永國公曹志建禦卻之

時定南王孔有德至衡州而別將馬蛟麟先期攻道州志

建與戰而敗出白金二十萬置營中令曰斬一級者賞金

一錠軍士爭先赴敵

王師大敗蛟麟卻走

己丑明馬進忠復取武岡尋取寶慶靖州

明羅成耀之師次於部州

王命傚梅嶺贛州守將高進庫爲鶻道焚枯樹屯兵中寨犀慶

大振命成耀戍南雄以禦敵成耀不敢進次於韶州

明何吾騶王化澄罷

初吾騶之降於廣州也修粵東志爲人所嗤而李元胤銜執禮門下故力薦爲首輔行人司方祚亨太僕寺丞張尙都察院經歷林有聲伏闕爭之指斥職已吾騶與司禮監夏國祥交通爲金堡所劾吾騶始不自安引疾去化澄與王坤馬吉翔比黨緣入閣王之將壯犀慶也命化澄留所甯扈三宮賜手敕便宜行事化澄因賣官鬻爵有土司納銀數百兩改宣慰司諸臣譁然王頗聞之既入直屢被譴

參駁而恬然不以爲意一日經筵傳班堡面叱之化淳憤怒碎冠服立辭去二人既相繼去位惟起恒獨相然亦不能有所匡正時舉朝醉夢有假爲吳三桂反正疏及南京反正書者謂四方好音日至長洲伯王畧后父也新蒞歆薦臣工無夕不飲其家又以考選考貢事賄賂公行尚書吳燦通政司毛毓祥知事必敗燦掛冠朝門去毓祥雜年家眷弟名帖入奏章中自陳愚憊去

明始命閣臣擬旨於文華殿

丁時魁等既連逐柄臣益横肆往往未拜疏先入内閣指揮票擬稍拂意則相仇劉湘客尤工窺瞷閣臣患之請於殿旁建文華殿王出御輔臣侍坐擬旨於是覬覦之風少

止

明封皮熊爲匡國公鎭守貴州王祥爲忠國公鎭守雲南

可望入滇棄貴州不守熊以軍入之報稱恢復祥於督師王應熊之死也據遵義各疏行在言今之入滇者爲獻賊餘孽名雖向正事豈格心朝廷排爲所惡故有是命然兩帥接壤時相構釁亦不能有所効力焉

乙巳明監國魯王駐舟山 攷曰紀略誤作己巳按曆法是月無己巳日

明魯大學士沈宸荃以疾乞罷

南都之亡也宸荃舉兵邑中監國擢爲僉都御史從至閩進工部尚書與劉沂春並進東閣大學士既入舟山以張肯堂耆德齒望讓爲首揆自以疾請休舟山破從監國泛

海祇中左所當宸荃從亡時其父家居當事者每齮齕之父亦強直莫能加害宸荃思其親輒吟詩痛哭聞者悲之

明監國魯王以前吏部尚書張肯堂爲東閣大學士肯堂之屯鷺門也聞隆武帝親戎出延平且幸贛州方引領望消息未幾而聞汀州之變痛哭誓不欲生會周鶴芝軍至勸之以爲封疆之臣封疆失則死之今公亦使北伐非封疆也不如振旅以爲後圖肯堂因入其軍與鶴芝破海口諸城而

王師勢盛鶴芝不能抗乃由閩入浙爲阮進部將周洪益所劫踉當入舟山黃斌卿致隆禮於肯堂而凡所進言皆弗納肯堂鬱鬱不得志作寓生居記以見志貽書都御史黃宗

義曰銅槃之役僕惡敢後顧飄梗隨流安假黃鵠之一翮哉未幾張名振奉魯監國至力勸斌卿奉迎不聽諸帥與問罪師斌卿戰屢敗求肯堂爲救爲之上書得罪名振令不可監國入舟山拜東閣大學士遂虛所居邸以爲王宮名振之殺王朝先也力解之而不能得國亦以此銜振肯堂不得有所豫終日咄咄至憤恨不食然老成持正中外倚之

徐鼒曰自粵匪竊踞金陵瓜州吾邑彈丸之地四面賊境鼒家無一椽僦屋聚處有類寄居俯仰隨人奈何莫假讀陶淵明先生之寓生居記慨身世之飄梗企前修之後塵附錄之以當河上之歌焉記曰張子以觀師之役航海就黃

侯虎巖於翁洲館余參戎之署中有楠池嘉焉張子葺治之踰兩春秋稍成緒忽自咎曰余何人也茲何時也不養運甓之神而反躬灌園之事余其有狂疾哉偶讀本草甯生之木一名瀆斷則又憮然嘆曰有是哉是木之類余也夫是木之植本也不土而滋有似於丈夫之志四方其埴物也匪膠而固有似於君子之交有是哉是木之類余也雖然是木之自託其生也甚微而利天下之生也具溥余安能比於斯木哉余也生世寡諧而姓名時爲人指以斂不能爲有用之用如楩柟楠柏之大顯於時而又不能爲無用之用如臃腫拳曲之詭覆其短以爭戴鼇三傾犖曦再昃羆孤撑而羣撼之螢先登而下射之浸假而朝亡之

上荆棘生焉余因爲溝斷漫假而秉嘗之餘風波作焉余因爲梗飄漫假而師旅之命湯火蹈焉余因爲槎泛斯時身萍世絮命葉愁山直委此七尺以幾幸於死之得所而吾事畢矣甯計海上有島島中有廬廬旁有園又有地主如黃侯舍蓋公堂下孺子榻乎夫既適然遇之則亦適然遇之而已聞之三宿桑下竺乾氏所訶而郭林宗逆旅一宿無間焚埽乎嘗校其意趣以爲竺先生似伯夷蓋視天下無寓非累而是處欲祛之者也郭先生似柳下惠蓋視天下無寓非適而是處欲安之者也今余將空無生之累以就有道之安則文山之牽册仕岸其視易京郿塢將毋猶逃兀邪彼其槃悴於兩災之根而保貞萎於特生之幹

亦若是則已矣若夫死不徒死必有補於綱常生不徒生必有裨於名教如茲木之佐命扁而起膏肓則余方以此自期世亦以此相責非茲言所能概也然而感慨係之矣

明監國魯王晉兵部侍郎李向中為尚書

向中與勳武伯章義守沙埕

王師攻福安向中兵少不能援城破振威伯涂覺以所部突圍走沙埕向中乃合二將之師護監國入浙次於三盤從張名振取健跳所晉尚書兼都察院事時風帆浪泊從亡諸臣多憔悴無顏色而向中神采如故

明監國魯王以吏部侍郎朱永祐為工部尚書仍兼吏部事

永祐字爰啓號閣元上海人崇禎甲戌進士授刑部主事

調文選司罷歸乙酉預於松江夏陳之師事敗航海隆武
帝進郎中改戶兵二科都給事中遷太常寺卿張肯堂薦
爲北征監軍詔監平彝侯周鶴芝營屯於鷺門鄭芝龍之
降也棄福州入東石東石與鷺門近永祜偕鶴芝流涕諫
不聽乃謀遣客刺之常熟趙牧者勇士也常爲幕下密召
之語曰足下往見芝龍詭稱欲降北自効夜必相見乘隙
擊殺之以成千古名牧欣然去累謁不得通而芝龍已匆
匆行於是永祜以鶴芝軍移剿海壇明年復海口鎮東二
城以牧與林籥舞守之四月
王師攻海口牧出戰累勝旋以衆寡不敵城破牧與籥舞皆死
之監國再出師加刑部侍郎監軍如故尋與肯堂及都御

史徐孚遠航海至舟山依黃斌卿轉吏部侍郎斌卿誅晉
工部尚書仍兼吏部事永祐初不以學問名在舟山慨與
吳鍾巒講顧氏東林之學或笑其迂答曰然則匡山陸丞
相亦非邪時諸鎮各以私意相仇殺文臣左右之多致禍
永祐回翔其間能得所驩以自保焉

明監國魯王以孫延齡爲戶部尚書攷曰此與孔有德之壻從吳逆者另是一人

明監國魯王召僉都御史張煌言入衞加兵部右侍郎攷曰紀畧作左侍郎

張名振之初奉監國入閩也鄭成功不奉命煌言勸名振
還石浦與黃斌卿相犄角吳勝兆求援海上斌卿不樂從
煌言與侍郎沈廷揚御史馮京第說名振以所部應之至

崇明颶風作廷揚死煌言名振皆被執有百夫長者導之走間道入海時錢肅樂已奉監國出師於閩浙東山寨羣起煌言以所部劄上虞之平岡與大蘭王翊東山李長祥相應履畝勸稅相安無擾已復從居健跳監國召之入衛加兵部右侍郎

明河南道御史王翊朝監國魯王於舟山擢右僉都御史監國之次健跳所也翊發使奔問附貢方物張名振以表貢不由已遂頗忮之以監國命授翊河南道御史王江戶部主事副都御史黃宗羲上言諸營文則稱侍郎都御史武則稱將軍都督惟翊不自張大而兵又最強品級懸殊非所以獎翊且無以臨諸營也會翊來朝授右僉都御史

時我
大清招撫使嚴我公徧歷兩浙諸寨走降相繼我公因渡海發使人四明山部下左都督黄中道謂翊曰田横不烹酈生於說降之時而烹之其志屈矣及其後而烹之不已晚乎翊曰善使至臨之我公懼遁去明年三月監國晉翊兵部右侍郎
明右僉都御史李長祥朝監國魯王於舟山擢兵部左侍郎長祥字研齋達州人崇禎癸未進士選庶吉士南都改監察御史巡浙鹽南都亡起兵浙東監國加右僉都御史督師西行而七條沙之師又潰監國航海長祥以餘衆結寨上虞之東山已亥秋翻城之獄

王師急攻東山前軍章有功故會稽農家子驍銳敢戰所將五百人具兼人勇戰累勝

王師以全力壓之不支被禽拉脅決齒大罵死中軍汪彙與百夫長十二人將以次日縛長祥入獻晨起十二人忽自相語柰何殺忠臣折矢抑刃偕誓而逃汪彙追之不及浙東沿村落奉檄得長祥者受上賞長祥匿叮人舟中入紹興居數日事益急復遁至奉化依平西伯王翊先翊先亦四川人與長祥訂婚姻得其資糧屏蔽之助復合衆於夏蓋山一日泊舟山下有蛟龍挾雷電將上天游潮蕩舟士卒皆無人色長祥令發巨礟擊之雷電怒水壁立而長祥神色自如俄而晴霽是時入朝舟山晉兵部左侍郎請合勦

先之衆聯絡沿海以爲舟山犄張名振之殺朝先也長祥僅以身免

明兵科給事中徐孚遠朝監國魯王於舟山擢左僉都御史孚遠字闇公華亭人崇禎壬午舉於鄉與夏允彝陳子龍何剛皆有聲幾社中寇禍既熾陰求健兒俠客南都亡贊夏允彝起兵隆武帝授福州推官已而以張肯堂薦進兵科給事中閩事敗航海入浙而浙東亦潰過錢肅樂於永嘉慟哭偕行監國再出師孚遠周旋諸義旅間欲協和其事而鄭彩周瑞之徒咸悍勿聽因勸肅樂早去肅樂以諸軍方下福甯圖長樂事有成不納孚遠乃返浙東入蛟關結寨於定海之柴樓時甯紹台諸山寨相望俱爲舟山

接應而柴樓尤與之近以勸輸充貢賦海濱避地之士多
歸之入朝遷左僉都御史
十一月丙辰朔我
大清兵克延平之將軍寨明德化王慈煒死之攷曰德化王乃吉藩宗支按世表常汝以萬歷二十四年封後嗣無攷慈煒其裔孫襲封者歟
時福建盡失惟延漳汀三府界連江右而延平所屬又在
萬山中
王師退慈煒乃踞將軍寨連破大田龍溪順昌將樂寨破慈煒
死之其兵部尚書羅南生等皆降
明監國魯王遣使乞師於日本國
日本三十六島每島各有主統之國主居東京擁虛位權

則大將軍掌之其三十六國王則如諸侯之職撒斯瑪王者於諸島爲最强大將軍昵焉周鶴芝微時往來日本與撒斯瑪王結爲父子乙酉冬鶴芝以水軍都督駐舟山遣人至撒斯瑪訴中國喪亂願假一旅以齊之存衞㭍之存楚故事望之將軍撒斯瑪王慨然許之約明年四月發兵三萬戰艦軍資器械自取諸其國自長埼島至東京三千餘里馳道橋梁驛遞公館修輯以待中國使臣之至鶴芝大喜益備珠璣玩好之物以悅之參謀林籥舞爲使期以四月十一日東行而黃斌卿止之曰大司馬余煌書來云此吳三桂之續也鶴芝怒而入閩御史馮京第謂斌卿曰北都之變並東南而失之者是則借兵之害也今我無地

可失比之前者為不倫矣斌卿於是使其弟孝卿偕京第往至長琦島初日本佞佛有西洋人為天主教誘人日本拼釋氏且作亂於其國日本勒兵盡誅西洋人驅其船於島口之陳家湖焚之置銅板通衢刻天主像以踐踏之裹崇有西洋物搜得殺無赦是時西洋人復仇大舶載礮來日本請解始退退一日而京第至故戒嚴不聽其登岸京第於舟中拜哭不已會東京遣官行部如中國之巡方御史者禿頂坐籃輿京第因致血書撒斯瑪王開長琦王之拒中國也曰中國喪亂我不遑恤而令其使臣哭於我國我之恥也與大將軍議發各島罪人致洪武錢數十萬孝卿假商船留長琦長琦多官妓皆據大宅無壁落界以綾

慢月夜懸各色琉璃燈諸妓彈琵琶孝卿樂之忘其爲乞
師來者日本益輕之無復出師意矣是年冬有僧湛微自
日本來爲蠱湖伯阮進述請兵不允之故且言金帛不足
以動之誠得普陀山慈聖李太后所賜藏經爲贄則兵必
發矣進與張名振上疏監國以澄波將軍阮美爲使出普
陀長琦王初聞以梵篋乞師大喜已知船中有湛微者則
大駭蓋湛微嘗師事長琦島之南京寺住持如定已所能
不若師乃之膢泉島妄自尊大自署金獅子尊者流傳至
東京大將軍疑爲西洋人之習天主教者急捕之旣知爲
江西僧第逐之過海湛微欲以此舉自結於日本於是阮
美知爲奸僧所賣也遂載經而返論者謂日本承平旣久

其人多好詩書法帖名畫玩器故老不見兵革之事本國且忘備豈能渡海為人復仇乎即無西洋之事亦無濟也

攷日行朝錄云日本不鼓鑄故用中國古錢

徐鼒曰聞之黃宗羲曰宋之亡也張世傑嘗遣使海外借兵陳宜中亦身至占城兩國之師同日至而厓山已陷遂不戰而還茲事何與之相類耶忠臣義士窮思極計海水不足較其淺深如周鶴芝馮京第者蓋申包胥之亞歟

辛未明巡撫鄭發與天清兵戰於燕子窩敗績死之

孔有德曰將擊永州兵而遣他將敗明兵於燕子窩殺發於是副將陳蕃彭君高勝談王等戰於白虎關俱被獲死

攷曰鄭燮亦作鄭恩燮

辛巳明督師大學士堵胤錫卒於潯州

時五虎用事胤錫每有奏請輒掣肘發憤成疾遺疏畧曰臣不自量揣再合餘燼少收桑榆不料請兵則一營不發若曰堵閣臣而有兵則豐其羽翼也索餉則一毫不與若曰堵閣臣而有餉則資其號召也致臣如窮山獨夫坐視疆場孔亟而無如何一病不起遂快羣腹臣但恨以萬死不死之身不能爲皇上畢命疆場而死於枕席是爲恨也臣死之後乞皇上簡任老成用圖恢復如以李元胤劉湘客袁彭年金堡丁時魁蒙正發作皇上心膂股肱成敗可虞臣死不勝遺憾矣於月之二十六日卒贈中極殿大學

士太傅兼太子太師溽國公謚文襄妾龔氏有三月遺孕
屬部將常某竟負託孫可望之至粤迎駕也執而數之曰
堵制臺何人儻奴敢爲此耶鞭之百遺孕得不死云

臣鼒曰胤錫未爲純臣然識時達變之才也論者訾其收
召高李擅封可望與東諸侯爲難夫胤錫之仇東諸侯豈
不免禍急浮躁之譏至其收闖獻之餘孼爲國爪牙轉禍
爲福具有權衡是時天下歸
大清者十有其九剩水殘山旦夕不保而欲與巨寇爲難多樹
敵乎掀沙陀以平黃巢之亂模僞敕而收也頭之師類非
迂儒所能識矣

十二月丙申明師敗績於永州

永州三面距河王永祚張明剛以陸師臨其一面我守將李東斗堅守五月不下孔有德乘明師不備銜枚遠河疾走破其老營明兵自相擾亂逃竄山谷永州人惡滇兵之擄掠也縛而獻諸我惟張明剛所部獲全瞿式耜聞之頓足曰我蓄銳兩年一朝崩潰豈天果不祚明邪

明張同敞檄武陵侯楊國棟駐全州

同敞聞永州之敗馳赴全州檄國棟駐全策應

王師乃解去

戊申明開科取士

時史官乏員誥勅多出中書王欲歸其職於翰林閣臣嚴起恆黃士俊奏請考選留守瞿式耜疏薦部屬之堪備官

職者而王意特重科名於是禮臣黃奇遇請倣唐宋開科取士王命廷臣三品以上各舉所知卿貳等自舉其屬彙送吏部勅尚書晏清會同禮詹翰諸臣嚴加考核取及格者若而人其乙榜知名未仕者亦與焉是日王臨軒親試經藝三道論一道詩一首外廷密奏閱卷諸臣通關節王即遣出獨留輔臣宿文華殿宮中賜臥具內小豎司飲饌拆卷日鴻臚傳各官侍班詔科道面舉情弊以示至公且曰朕即位來始有是舉毋於用後爾等又多言也拆後御筆塡寫六卷遽命已輔臣再三請史允兩卷合得八人曰劉湛錢秉鐙楊在李來吳龍楨姚子壯涂宏猷楊致和改庶吉士輔臣以諸臣有資俸深者引先朝推知考選例請

授編檢王曰此朕特典考選不同擇日送館教習推禮詹翰大臣有品行者爲師時黃奇遇郭之奇俱以詹事兼禮部侍郎而不相能爭久之黃士俊請並推候王自點定乃已

明魯可藻疏請召錄遺賢時楊廷樞已死贈侍讀官張自烈爲脩討沈壽民劉城爲給事中杜如蘭金光豸禮兵二部郎張之陞金光閔爲行人

攷曰按嶺表紀年載己丑冬尚書魯可藻請召錄諸賢云云時可藻被劾未爲尚書也當是庚寅冬事志之誤

明潮州守將郝尚久降於我

大清

明封李建捷爲安肅伯

建捷北直眞定人亦李成棟養子也自信豐歸協守廣州

小腆紀年附攷卷第十六

鎮海朱左大光甫
泰順林太冲鶚
福州楊定甫宗羲　參校
同里受業汪遵利